

指文® 人物系列 008

装甲司令

艾哈德·劳斯大将东线回忆录

PANZER OPERATIONS:
THE EASTERN FRONT MEMOIR OF GENERAL RAUS, 1941-1945

原著：【奥】艾哈德·劳斯（Erhard Raus）

英译：【美】史蒂文·H·牛顿（Steven H. Newton） 翻译：邓敏 审校：赵国星



 中国长安出版社

装甲司令

艾哈德·劳斯大将东线回忆录

PANZER OPERATIONS:
THE EASTERN FRONT MEMOIR OF GENERAL RAUS, 1941-1945

原著：【奥】艾哈德·劳斯（Erhard Raus）

英译：【美】史蒂文·H. 牛顿（Steven H. Newton） 翻译：邓敏 审校：赵国星

PANZER OPERATIONS: The Eastern Front Memoir of General Raus, 1941-1945
by Erhard Raus and Steven H. Newton
Copyright © 2003 by Steven H. Newto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year)
by ChongQing Foresight Information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a Capo Press, a Member of Perseus Books LL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 Perseus Books 独家授权出版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版贸核渝字（2015）第 0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装甲司令：艾哈德·劳斯大将东线回忆录 / (奥)
劳斯 (Raus, E.) 原著；(美) 牛顿 (Newton, S.H.) 英译；
邓敏译。-- 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5.7
ISBN 978-7-5107-0862-6

I. ①装… II. ①劳… ②牛… ③邓… III. ①劳斯，
E. (1889~1956) - 回忆录 IV. ①K835.1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81401号

装甲司令：艾哈德·劳斯大将东线回忆录

【奥】艾哈德·劳斯 著 【美】史蒂文·H. 牛顿 英译 邓敏 译 赵国星 审校

出版：中国长安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14号（100006）
网址：<http://www.ccapress.com>
邮箱：capress@163.com
发行：中国长安出版社
电话：（010）85099947 85099948
印刷：重庆共创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6开
印张：23
字数：329千字
版本：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07-0862-6
定价：59.80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鸣谢

在安德鲁·海尔曼（Andrew Heilmann）和乔纳森·斯科特（Jonathon Scott）的大力帮助下本书才得以出版，两人在国家图书馆工作期间为笔者提供并复印了许多有关劳斯的关键材料。在此还要特别感谢第29（轻型）步兵师第1步兵旅主任参谋大卫·雷恩（David Wrenn）中校，他教会了我如何详细研读战斗记述，以及如何为读者清晰地阐述复杂的战术态势。我得到了特拉华州立大学的约胡鲁·威廉姆斯（Yohuru Williams）博士长时间的帮助（而且他不会还会请我吃顿饭），还有我的系主任萨缪尔·霍夫（Samuel Hoff）博士，他的帮助极大地节约了我的差旅和写作时间。这些人都是我最珍贵的朋友、同事和评论家。我的妻子费丝，我的孩子玛丽、亚丽克西斯和迈克尔，以及我们刚刚诞生的孙子肖恩·迈克尔·亚当斯（Shane Michael Adams）都一如既往地在我写作期间忍受着我古怪的作息时间表。

史蒂文·H. 牛顿

英译版序

1941年6月22日，艾哈德·劳斯（Erhard Raus）上校卷入苏德战争，这是一场他的士兵和上级都无从预知结局的战争。劳斯出生于奥地利，此前他的战争经验如下：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8年作为奥匈帝国军队的第1自行车轻步兵营的一员，参加了5个月的战争；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劳斯主要担任参谋军官及分管训练工作；1938年德奥合并之后，劳斯成为德国军队的一员，此后的两年时间中他继续担任参谋工作（最著名的就是在法国战役期间担任第17军参谋长），其中唯一的例外是，临时担任某教导团团长，为期2个月；根据德军总参谋部军官要在参谋机关和一线部队轮流任职的惯例，1940年6月劳斯担任第243步兵团团长，1个月之后调任第4摩托化步兵团团长；1941年5月劳斯被晋升为第6装甲师第6摩托化步兵旅旅长，当时他尚未在团长的职务上指挥过哪怕是一次小战斗。当时根本没有理由预言这个戴眼镜的42岁奥地利军官最后能够被拔擢到集团军司令官的职务上。

在第6装甲师师长弗朗茨·兰德格拉夫（Franz Landgraf）的心里，劳斯给他留下的印象很可能是“缺乏经验”。除了缺乏战场经验之外，劳斯此前的经历基本和装甲部队没有交集，作为第6装甲师下属部队的指挥官这是个特别令人担忧的情况。兰德格拉夫后来才会发现，这位谦逊的奥地利人是位一丝不苟的参谋人员、不知疲倦的训练者，以及一位出色的军官，他的指挥风格并不是虚张声势，而是保证自己的所有下属能够尽可能完全理解自己的任务。这是最有闪光点的个性——但是这种个性未必能够指导劳斯应付快节奏的激烈机械化战争。

然而在任职之后不久，劳斯就表现出了泰然自若的风范，在战场上就像在参谋机关里那么从容，当第6装甲师逼近俄罗斯北部的列宁格勒郊区的时候

候，第6旅上下官兵一旦遇到困难，都会说“劳斯能带我们闯过去”。这位奥地利军官对地形的判断相当敏锐，似乎天生就理解诸兵种合成化战争，而且有着巧妙运用非常规战术的天赋，因此可以说是师长兰德格拉夫最合适的继承者。随着冬季的来临，到1942年1月，由于漫长的补给线以及兵力兵器的惨重损失，第6装甲师几乎失去了战斗力，瓦尔特·莫德尔大将（新任第九集团军司令官）表现出卓越的判断力，他将自己的整个后方地域和后勤线都交由劳斯指挥。在滴水成冰的严寒中，劳斯集结施工单位、德国空军地面人员和其他散兵游勇拼凑了一支杂牌部队，用以保卫从瑟乔夫卡到前线的关键铁路线。如果劳斯守不住莫德尔后方交通线的话，那么第九集团军的第23军很可能被苏军歼灭，当时该军被苏军包围在瑟乔夫卡西北方向。到2月中旬，劳斯终于有了足够的兵力，开始着手实施被他称为“蜗牛攻势”的策略，逼迫苏军从关键村镇中撤退，在铁路沿线开辟出一片数英里宽的安全地带。

劳斯在苏军冬季反击中的表现，为他赢得了“多谋善断”的评价，巩固了他和莫德尔之间良好的工作关系。两年以后，劳斯在西里西亚作为军长再次隶属莫德尔指挥。第6装甲师被调到法国整补，获得了几个月的闲暇时光，但是1942年12月该师重返苏联，作为第四装甲集团军的先锋参加了为斯大林格勒的第六集团军解围的艰苦战斗。尽管这次匆忙组织的解围行动最终失败了，但是1943年初劳斯还是被晋升为军长，在军长的职务上，劳斯先后参加了多次重大战役：在埃里希·冯·曼施坦因元帅的指挥下参加反击战；在库尔斯克战役期间作为肯普夫集团军级战役集群的最右翼参战；参加南方集团军群保卫哈尔科夫的战斗；面对苏军压倒性的优势，指挥德军渡过第聂伯河撤退的作战行动。

劳斯因为战功被希特勒提拔为第四装甲集团军司令官，1943年12月他在曼施坦因的指挥下参加了基辅地区的反击作战。1945年3月劳斯最终在集团军司令官的职务上被解职，他先后任职于第四、第一和第三装甲集团军，在波兰、波罗的海国家、东普鲁士转战，最后在波美拉尼亚指挥作战。尽管挂着装甲集团军的招牌，但是这几个兵团下辖的大多数是缺乏训练的国民掷弹兵，而不是装甲师，不过劳斯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在基辅、利沃夫和波罗的海地区，仍有机会证明自己能够像担任师长期间一样，从容的指挥大规模装甲兵作战。曾任德军总参谋长的海因茨·古德里安评价劳斯是：“我们最出色的装甲

兵将领之一”，并且经常让劳斯担任救火队员。

由于劳斯担任集团军司令官的时候，德军已经不可扭转地进入了战略防御状态，他被迫成了一位防御战专家。劳斯最与众不同的特点，是这位奥地利人从担任装甲师师长开始，就不太倾向于使用比较流行的“机动”防御或“弹性”防御概念，而是更青睐被他自己称为“局部防御战术”的概念。像赫尔曼·巴尔克（Hermann Balck）或哈索·冯·曼陀菲尔（Hasso von Manteuffel）这样的将领在应对苏军的突破时，往往会暂时放弃部分地区，然后动用机动部队进行反击，以歼灭苏军的先头坦克部队，从而收复放弃的地区。但劳斯和他们不一样，劳斯面对苏军的进攻往往是坚守现有阵地死战不退。希特勒和莫德尔都很赞赏劳斯的这种作战观念，因为德军军官中很少有人能这样寸步不让的死守阵地。

不幸的是，在战争结束以后这位奥地利人却逐渐被人们所淡忘。正如大卫·格兰斯和其他历史学家曾经多次注意到的，西方在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对苏德战争的研究过分依赖像海因茨·古德里安、埃里希·冯·曼施坦因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冯·梅林津（Friedrich-Wilhelm von Mellenthin）这样的德国军官回忆录。而所有这些人和劳斯不过是点头之交。古德里安确实在劳斯被希特勒解职的时候为他辩护过，但是古德里安的回忆录里也没有详细记载劳斯在东普鲁士比较成功的防御战，而古德里安恰恰曾经激烈反对劳斯的战术观念。曼施坦因对劳斯比较尊敬，但也仅此而已，因为第四装甲集团军司令官赫尔曼·霍特被希特勒免职的时候，劳斯是受益者。在梅林津著名的《装甲战》一书中，对劳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虽然很多是不点名的批评），原因是劳斯拒绝在基辅进行反击，或者在利沃夫防御战中实施类似的反击战，而作者本人比较推崇的赫尔曼·巴尔克更青睐的反击战术。当梅林津后来着手编著有关德军著名将领的书时，完全忽略了劳斯。

美国陆军历史研究项目却对劳斯非常重视，在苏德战争研究项目中将其所写的回忆录列为诸多著名的专题研究项目之一。在对军事应变、军事风格、小部队战术和其他专题的研究中，劳斯也被列为最主要的作者。这些研究项目持续时间很长，影响力也很大，在陆军部最初出版的一系列小册子、后来少量发行的系列著作以及近年来彼得·楚拉斯（Peter Tsouras）编纂的一套完整修

订版中都有这些内容。这些研究成果能够以原始风格保存下来，不但完整地保留了德军视角下的苏德战争，而且也让现代读者能够接触到冷战时期的绝密档案，但存在争议的是其中有多少内容是出自劳斯本人的手笔。其中有一些第一手材料甚至连完整记叙了劳斯在苏德战争中经历的作者都没有。

如今劳斯回忆录的原稿已经佚失而且很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但是通过搜集已公开出版的著作中的片段，结合尚未出版的研究材料，加上劳斯在德语版的《瑞士军事概况》（Allgemeine Schweizerische Militärzeitschrift）杂志上发表的多篇文章，就能够还原比较完整的内容。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回忆录与一些此前出版物中的内容在语法和翻译方面的差别。那些首次而且是义务翻译这些材料的年轻军官，完全没有意识到专业翻译的标准，对德国国防军的技术术语也非常不熟悉，并且经常忽视德语在语法和语序上的差异。把他们的译文与原始的德文材料对比经常能够有意外的发现，包括译者可能无意中曲解整句或者整段原文的意思。另外，后世的一些作者在出版新的著作时会对这些译文进行浓缩和修饰，与原作者所想表达的内容差别更大，经常是截取整个段落，或者干脆把较长的篇幅切割开，分别插入几本小册子里。

当然，译者在书中还是尽量以德文原件为依据，并且尽可能还原劳斯原有的风格和感觉。另外，我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考据某些特殊部队的名称以及指挥官的姓名、战场地名。并且为了便于阅读将劳斯在战争末期的一些经历进行重新排序，劳斯回忆录中这一部分的原稿时至今日都无法还原，译文中也无从寻觅，而在这一部分中可能记载着劳斯所指挥的规模更大的军事行动的经历。劳斯在1941年11-12月担任第6装甲师师长，率部参加德军向莫斯科进攻的最后阶段的这一段经历虽然没有原稿，但是借助第6装甲师的作战日志填补了这一空白。1942年时第6装甲师撤离苏联到法国进行为期6个月的整补，其回忆录中关于这段时间的内容虽然也找不到了，但是对整本书的完整性并无多少影响。

从一本历史著作的眼光和价值来看，劳斯回忆录足以和古德里安、曼施坦因、梅林津等人的著作相比肩。艾哈德·劳斯用轻松愉快的笔触与敏锐的战术眼光相结合——相比古德里安的回忆录，劳斯的回忆录更具可读性，而且没那么多自吹自擂。劳斯的著作是典型的冷战时期的产物，书中的德军经历苦战

但又不失高贵风范，抵挡着残忍的苏联野蛮人（然而，劳斯也承认德军会杀害苏军政工军官，并且暗示这种行为是依照上级命令进行的，这一命令至少传达到了师级单位）。书中间或许也有一些谬误，其中对一些事件、任务和部队的记载也有前后矛盾的地方，但是瑕不掩瑜，劳斯回忆录仍然是一部颇具历史价值的著作。

本书最主要的特点——同时也是最大的优点——是其中对苏德战争战术层面的描写可谓是独一无二的。书中有不少细节的人物描写或详细分析，而这些内容在曼施坦因、莫德尔相关的书籍，或“全景式”描写战争进程的著作中对其他战区的概要综述里是看不到的。许多基层军官在许多不知名的俄国村庄中，经历过无数小规模而又激烈的战斗，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这些村庄叫什么名字——只知道他们经历的战斗。因此书中对小部队战斗的描写（甚至是在劳斯担任集团军司令官之后）、对德军中诸兵种战术的深刻洞察，是任何英语或德语著作无法比拟的。因此，这本回忆录可以说是不可多得的宝贵历史财富，而且无论从什么角度去评判，也不失为一本出色的读物。

史蒂文·H. 牛顿

目录

CONTENTS

- 鸣谢
- 英译版序
- 001 第一章 入侵苏联
- 计划和准备的失败
- 苏联战区概况
- 1941年的红军
- 侵苏前夕的德国陆军
- 第6装甲师的战役准备
- 017 第二章 拉塞尼艾
- 战幕拉开
- 佩斯利尼斯伏击战
- 首次遭遇苏军重型坦克攻击
- 一辆坦克的阻击!
- 037 第三章 向俄罗斯推进
- 穿越波罗的海国家追击
- 突破斯大林防线
- 049 第四章 兵临列宁格勒
- 与大自然的战斗
- 保卫卢加河桥头堡的计划
- 桥头堡之战
- 致命的延误
- 突破!
- 突破列宁格勒防线
- 085 第五章 莫斯科
- 维亚济马
- 通往莫斯科的泥泞之路
- 从莫斯科撤退

- 097 **第六章 冬季战争**
第九集团军背后的危机
塔塔林卡：首轮进攻
瓦西列夫卡：一个滑雪旅的惨败
维亚索夫卡：一次训练场式的诸兵种进攻
蜗牛式进攻
临时宣传
霍尔缅卡：最后的进攻
- 137 **第七章：在斯大林格勒城外**
重返苏联
波赫勒宾的坎尼之战
黄金桥
利用侧击保护侧翼
旋转的战斗
作为坦克圈套的桥头堡
两个装甲团扑空
两个步兵营胜过两个装甲团
突向梅什科瓦河
准备最后的突击
- 181 **第八章 哈尔科夫与库尔斯克**
防御与恢复态势
1943年4月10日态势
1943年6月30日前后态势
肯普夫集团军级支队的任务
库尔斯克：突破，7月5日
库尔斯克：突破第二和第三道防线，7月6日-7日
库尔斯克：冲向普罗霍洛夫卡，7月11-16日
库尔斯克：撤往别尔戈罗德桥头堡，7月18-22日
- 211 **第九章 别尔哥罗德和哈尔科夫**
苏军在别尔哥罗德达成突破，7月23日-8月9日
顿涅茨河沿岸战斗，7月31日-8月9日
撤向哈尔科夫，8月9日-12日
哈尔科夫之战，8月13日-25日
- 243 **第十章 乌克兰战役**
退向第聂伯河
克列缅丘格
基辅突出部
化解圣诞攻势
加利西亚之战

271	第十一章 利沃夫之战 苏军战术的变化 区域防御战术 利沃夫之战 布罗迪灾难 从利沃夫撤退 喀尔巴阡之战
293	第十二章 东普鲁士 波罗的海沿岸的绝望形势 从立陶宛撤退 梅梅尔 在苏军突击之下苦撑的东普鲁士 东普鲁士区域防守
319	第十三章 波美拉尼亚 首次和希姆莱会面 东波美拉尼亚战局 波美拉尼亚预备师 战斗过程 再会希姆莱 在希特勒地堡 勇敢的例证 职业生涯的结论
343	第十四章 一个老兵最后的想法 作战命令 冬季战争的战术经验 维持战斗力 为什么德国输掉了苏德战争？
361	附录：艾哈德·劳斯大事年表

第一章 入侵苏联

早期的战争

侵苏战争能否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是进行系统性的准备工作，而不是轻易开启战端将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冒险精神上。不幸的是，由于德国领导层目光短浅加之决策的根本性错误，毫不夸张地说，德国入侵苏联足以作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仓促展开的战争之一而载入史册。在入侵苏联之前，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KW）和陆军总司令部（OKH）根本没有长远计划。武装部队的高级将领和军事专家必须获得可能爆发战争地区的气候、地形，以及与社会、经济、政治和军事条件相关的第一手材料，或者至少从中立国或友好国家那里得到类似的情报。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很显然有足够的条件，了解俄罗斯欧洲部分和极北地区的相关情报，而且必然是最为详细的情报。如果这些将领确实获得了相关情报，他们可能没有在做出战略决策和军事决策之前对此做出适当的判断。如果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了解这些基本信息，那毫无疑问是有失察之过。

由于德军的计划制定者墨守中欧的军事传统，而且对外国特别是气候与德国完全不同的国家认知不够，于是其对预期可能发生的情况缺乏了解，从一开始就对困难估计不足。特别是从战术以及后勤层面上看，在俄国欧洲部分和

北极地区展开军事行动前，本来应该做更为充分的准备。

任何观察家在回顾德国侵苏战争的时候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德军在战术和后勤方面，增加了许多为弥补事先计划的缺陷而不得不采取的临时措施，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元帅曾经提出战术层面的“应急体系”概念，但德军面临的情况却远不止战术层面这么简单。我军从越过苏联边境那一刻起，就发现要应对大量意想不到的情况。随着逐渐深入苏联腹地，他们不得不想出越来越多的应急手段。最开始遇到泥泞与沼泽地形，后来遇到大雪与冰冻气候，意外情况越来越多。面对这些恶劣的自然气候，德军士兵既没有接受过相关训练，也没有对应的装备，因为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想当然的认为能够在第聂伯河以西全歼苏联红军，这样德军就不必在寒冷、积雪、泥泞的条件下作战了。

苏联战区概况

进入苏联领土的德军士兵发现他们进入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要面对的不仅是苏军，还有大自然。大自然是红军的朋友，与自然环境的搏斗则是国防军必须要经历的严酷考验。德国战争机器的每个方面都感受到了气候带来的影响，陆海空军皆是如此。气候条件不仅是俄罗斯大地的强大力量，也是取得军事胜利的关键因素。我军不得不开始熟悉俄罗斯的土地和气候——这是他们遇到的新敌人——以应付自然环境，或者至少是削弱自然环境带来的影响。德军因而改变了原来常用的战术规程，为了适应在当地的地形和气候条件下展开军事行动，不得不采取许多临时的应急措施。

巴巴罗萨行动展开的时候是夏季，而这正是俄罗斯欧洲部分最适合展开作战行动的季节。昼间温暖，夜间凉爽，只有南部地区气温较高。沼泽和泥泞地带萎缩，而在泥泞季节不能通行的低地沼泽地带，此时也可以通行农用车辆，轮式和履带车辆在某种条件下也可以通行。在夏季所有道路都能够通行，开阔地上虽然有大量龟裂，也能够通行车辆。在夏季不但道路干燥便于通行，而且河流和溪水的流量也会降低。河流能够徒涉，小一点的溪流则不会对行动造成障碍，只有沼泽会严重阻碍行动。因此夏季适合各个兵种的机动。

但即使是在夏季，军队也要克服各种气候和地形的挑战。不期而至的暴

雨可以马上将尚可通行的土路以及开阔地变成一片泥塘。雨过天晴后，道路会迅速被晒干并重新通行，但是如果严格的纪律，那么在道路还软烂的时候就会有急躁的司机驾车把路面犁得一团糟。另一方面，旱季肆虐的灰尘会给机动车辆造成严重破坏。装甲部队在行军的时候会扬起风沙，他们深受其害，许多装甲车辆都没有防尘罩，因而装备很快就被堵塞了。同时车队行进过程中扬起的风沙会招致空袭，造成车辆和马匹的严重损失。

泥泞和沙地地形不断对部队的运动和作战造成重大影响。同样，俄罗斯北部和中部的大片森林造成部队的所有行动，只能沿着狭窄的未铺设路面的道路展开。很难估计通过这样的地形行军的时间。为了比较我军地图和真实地形情况之间的差异，必须进行详细的地面侦察和空中侦察。因此还要供应更多的燃料，增调额外的工兵部队、架桥装备和清障车辆。

战争第一年里，我军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突入尘土漫天的俄罗斯平原之时，根本没人注意到草原上那些不起眼的农用马匹。坦克手和卡车司机驾驶着现代化的钢铁巨兽拥挤在公路上的时候，从未注意过那些拉着沉重的农用马车越野行驶的牲口。我军官兵用怜悯的目光看着这些马车，而实际上它们和那些钢铁打造的、数吨重的巨兽相比能力如何呢？这种比较显然是易见的。最开始许多人对此的反应是不屑一顾地摆摆手说：“落后一百年”。考虑到德军步兵师中也有笨拙而怕冷的挽曳用马和高大的乘骑用马，歧视它们这些矮小的近亲有些荒谬。而几个月后，德军对这种“Panje”马的看法就完全不同了。

苏军在行军和选择进攻前的集结地点时比较偏爱森林地带，他们可以在森林中悄无声息的神出鬼没。而侦察队会利用通向村庄外围的林间小路作为隐蔽行动的通道。同时树林自然而然也成为发起攻击和向德军阵地渗透时的苏军前沿集结地。树林的边缘是苏军发起大规模攻势最佳的出发阵地，他们会一波波从树林中冲出来。树林中甚至是最小的空地也会当作火炮射击阵地。在必要的时候苏军也会伐倒树木迅速清出一片空地。他们能够在树林中迅速而巧妙的构筑重武器火力点和观察所，用来为进攻的步兵提供支援。相比在树林中行动自如的苏军，我军甚至连中型火炮和坦克都开不进森林。

另外苏军非常善于利用城镇和村庄进行防御，能够迅速将村落变为坚固

的支撑点。在木质房屋里，他们把伪装良好的射击孔布置在几乎与地板齐平的位置，内部可以用泥土或沙袋加固，而屋顶可以改造成观察所；地面则可以构筑地堡，并且通过狭窄的战壕与附近的房屋或外部防御工事相连。就算是所有的地方都塞满了红军部队，他们仍能隐蔽自己躲过德军侦察部队，甚至连饮水和粮食都只能在天黑之后再离开工事进行补给。苏军还会利用伪装良好的反坦克炮和埋设在地面的炮塔封锁道路；特别善于利用被击毁的坦克残骸作为观察哨或者重武器射击阵地。战线附近村庄里的居民会带着他们的家当，躲进远处的森林或者安全的隐蔽所里。平民不会作为正规军参加战斗，但是会承担辅助工作，土方施工和传递情报。

我军在通过未知地形的时候必须特别小心谨慎，而即使是长时间的搜索，也经常发现不了隐蔽得很好的苏军。我军侦察兵就经常发现不了眼皮子底下的苏军阵地或者是单个的步兵，结果被后方射来的火力袭击。在森林地带的行动要加倍小心，苏军在那里经常会以印第安人的方式零散行动，而且其狙击手很喜欢在林地活动。

俄罗斯欧洲部分的水源情况在不同地域的差异很大，越往南水源的质量和数量往往越差。在夏季供水一般都非常糟糕。在波罗的海地区几乎每个居民点都有数量充足的水井可以供应饮水；在列宁格勒到卢加河地区我军发现许多水井深达80英尺。这些水井的水非常清冽而且水质相当好。俄罗斯中部和南部的大多数村庄基本上都有一到两口水井，但是在夏季水量小而且水温高；俄罗斯南部的许多水井和蓄水池在夏天的旱季几乎是干涸的，其中的水必须要煮沸才能饮用。部队经常要通过小溪和河流才能补充饮水。

1941年的红军

军事历史本来应该为人们提供有关苏军战斗力的很有价值的信息。回望历史，检讨成败，总是不会太晚。俄罗斯军人在漫长的历史中保持了许多传统，并且在当下的军事行动中展现出了同样的威力。1807年，拿破仑军队席卷欧洲的常胜之师第一次在俄罗斯士兵面前吃了败仗——俄军的表现几乎可以被称为史诗。低估俄罗斯士兵和红军的战斗力是德军指挥部门犯的一个严重错误，尽管俄罗斯士兵本身还是红军的编制，都完全不适合现代化战争，并且也

没有适当的军事训练。

一战时期的沙俄军队即使是与德军入侵初期的红军对比，差别也是相当大的。在一战期间，俄军的表现或多或少更像一盘散沙，墨守成规而且缺乏个性化，然而共产主义推动下的民族觉醒已经在1941年展现了出来。相比1914年到1917年的战争，苏军士兵的文盲率大大减少，军队整体正在迅速展现其个性化的特质，尽管苏军中优秀的士官还是太少，大量的军人还没有克服他们的惰性。带来这种变化的力量正是共产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坚不可摧的集权国家唤醒了大众的灵魂。俄罗斯人本质上说对政治是不关心的，至少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是这样，而农民是苏联军队的主要兵源。一个俄罗斯士兵可能并不是积极的共产党员，也不是狂热的政治信徒，但是他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这也就是值得注意的最重大的变化——自己不是为了虚无缥缈的意识形态而战，而是为了自己的祖国而战。

苏联在较短的时期内完成了国家的工业化，这使红军得以征集到一批完全掌握专业技能的工人参军。这些受过技术科目训练的士兵被精心分配到各个级别，教导那些出身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指挥员，告诉他们一些最基本的入门知识。一战期间，电话对于一般的俄军来说仍然是“不可思议的魔术”，而到了二战时期，结构复杂的无线电在苏军内部被视为非常普通的工具。

除了精神上的觉醒之外，政治委员还为红军带来了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无条件地服从。政委的系统化训练，让人们能够舍弃自己的生命。俄罗斯士兵的天性是不服管束，而政治委员手中掌握着对下级进行惩处的权力，这是让军人无条件服从命令的基础。政委可能是红军中最有争议的一类人，甚至是苏联方面对政委的用处、职务和职责都争议颇多。政委是红军的推动力，用狡猾而冷血的方式管理军队。

所谓苏军士兵仅仅是因为恐惧政委而投入战斗的说法根本不实。苏军士兵所表现出来的战斗力根本不是仅靠恐惧就能激发出来的。实际上，一般苏军士兵对政委的态度，不只是惧怕他手中的权力，同时政委往往还要以身作则为士兵做出表率。政治委员对士兵切身利益的关注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和士兵关系的好坏。因此可以说，苏军士兵即使在绝望的境地下仍能顽强奋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委的表率作用。而且德军也并没有严格执行“政治委员令”，将所有被俘